

域外漢字傳播書系 韓國卷

主編 王平 「韓」河永三

蒙求字書整理與研究

上海人民出版社



李建廷



域外漢字傳播書系 韓國卷

主編 王 平 「韓」河永三

蒙求字書整理與研究

上海人民出版社



李建廷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域外漢字傳播書系 韓國卷

蒙求字書整理與研究

中國國家出版基金項目

中國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

《中韓古代小學類文獻聯合檢索系統》

(項目編號11JJD740007)

代 序

到韓國觀光，不可不看的是其保存完美的寺廟。古樸莊嚴的建築群落，各隨名山勝水佳木所宜，足以讓人流連忘返。其中尤其值得駐足觀賞的，則是寺廟題寫的各類楹聯偈語。其書藝之能事，令人激賞，歎為觀止。我曾經有機緣觀勝釜山深處梵魚寺，其偏殿四柱所題為偈語，至今猶記得行書蒼勁：

摩訶大將軍，無短亦無長；本來非皂白，隨處見青黃。

其中“皂白”字，題寫作“皂”。專業人士，當然知道“皂”件可作為部首，構成既、卽諸字。而“皂一皂”關係，還牽出“十一七”“七一匕”等字符成分的古今分化區別。其實，在中土石刻文獻中，像北齊《趙道德墓誌》“皂”早已作；又如“化”字楷書，東漢《楊統碑（陽）》作，而同時代《楊著碑（陽）》作，北魏《鄭黑墓誌》作，同時代《元瑒墓誌》又作。看來，不同語言環境，使用同樣的漢字，竟然存在相近似的變異情形。即存在某些差異，至少也有補於比較和解釋。

漢字，曾是韓國正式文書之唯一書寫系統。據說韓國於1991年和1994年在漢城先後兩次舉行了“漢字優於拼音文字”的國際漢字學術研討會，並成立“國際漢字振興協議會”。韓國政府規定，中學生認識1800個常用漢字，作為必修教育。有人曾作過調查統計，現在韓國語中有六成以上的漢字詞都是由古漢語派生出的漢字片語組成的。韓國使用漢字的歷史源遠流長。目前保存下來的漢字文獻中有大量的善本古本字書、韻書、辭書、字譜、識字課本等，被統稱為“韓國古代小學類文獻”。叢書首批所及，就有《說文解字翼徵》、《第五游》、《華東正音通釋韻考》、《全韻玉篇》、《新增類合》、《字類註釋》、《訓蒙字會》、《千字文》等八種。

儒學傳統，高麗東瀛，皆浸潤日久。原夫小學者，不唯學問之淵藪，亦經典之津梁。韓國所藏小學類文獻，自然也具有這樣一些功能特色。

叢書之《說文解字翼徵》，為小學“說文”之屬。其所謂“翼徵”者，以金文為“羽翼”，辨析形體，證明本義，推跡名原。足見高麗學者，於中土金石學之熟諳。作者不唯《說文》傳播之功臣，抑或清代朝鮮金石學小學傳播水平之代表。其為中土“說

文學”金石學愛好者研究者所矚目，可預卜也。

叢書之《第五游》，亦為小學文字之屬。其所謂“游”也者，中國古代往往與學人經藝修養文字造詣發生關聯，如經常見到的“遊於藝”之類。唐人《等慈寺之碑》：“降元覽而游藝，觀人文以化成。”《祁惠墓誌銘並序》：“幼挺奇操，玩三墳之典冊；長擅異能，包六義之文翰。年甫弱冠，補四門學生。庇影庠塾，游心經史。黌館諸儒，特相友愛。《春秋》《周禮》《論語》《尚書》，義畢該通，文皆暗誦。”北朝顏之推在《顏氏家訓》“雜藝”第十九篇專講“藝能”，開篇即謂：“真草書跡，微須留意。江南諺云：‘書疏尺牘，千里面目也。’”“雜藝”篇，反映顏氏尤其重視書藝之“藝能”。顏氏後人顏真卿，作為唐代書法之集大成者，出自其手筆之《顏惟貞廟碑》等家譜式記載，反映出上到曾祖，下至祖父輩，家學淵源，工於篆籀草書草隸，代不乏人。六朝隋唐五代大量墓誌碑刻中，“藝能”突出體現，即為“工書”修養。然則，“第五”取乎傳統“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之次第；是《第五游》者，功能為“藝能”之具備，作用為文字之修養。解會方式足稱漢人《釋名》流裔之亞，亦士林博雅君子玩字味道之結習乎？

叢書之《華東正音通釋韻考》《全韻玉篇》之屬，為小學音韻類。其中《華東正音通釋韻考》記錄了當時朝鮮半島的口語語音，向為學者研究中世朝鮮語語素極重要之資料。《全韻玉篇》作者已佚名，雖附《奎章全韻》，而向被視為獨立字典。視中土韻書之《廣韻》《集韻》之類，雖韻書而亦具字彙之用，實為聯類。中土近現代漢語語音構擬者，大要不出《中原音韻》《洪武正韻》等材料範圍，若干語音結構問題有待調研補苴。然則《華東正音通釋韻考》《全韻玉篇》，亦中土近現代漢語語音結構研究不可多得之系統參考。

叢書之《新增類合》《字類註釋》之屬，為小學文字訓詁類。另外，叢書還涉及《訓蒙字會》《千字文》等，屬“訓蒙”小學類書。韓國此類小學著作，民間實用，版本眾多，異常發達。與中土歷代常用漢字訓蒙教育，正複作用一揆也。

河永三教授，多與山林高僧通人游。嘗有如此四句，堪為寫照：

萬物自得虛靜觀，與古為徒一笑間。賓客萬象頭孕鳥，眷屬百家天無邊。

憑著堅實的語言學理論修養，深厚的漢字文化興趣，孜孜不倦，精研漢字之學，完成系列研究課題以及大量譯介。涉及領域，有甲骨文金文、《說文》《釋名》、漢字字

源學等，為漢字文化傳播作出了開創性貢獻。積累有年，組建韓國乃至東北亞地區第一個漢字研究所。他帶領研究所團隊，通過國際合作競標，承擔中國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項目和韓國國家重大課題，為世界同行所矚目。

世界走向“全球化”，“文化”據說都要裝上腿長出腳而實現所謂“走出去”。苟無漢字，包括儒學在內的“中國文化”能走向哪里，又能行之多遠？叢書系列在中土推出，豈止“走出去”，是複又“返歸來”矣。至於傳播過程的“普適性”“接受性”及差異的“互補性”，適為所謂跨學科跨語種跨文化研究難得之樣本也。博雅諸君措意經心，自當思過半矣。

韓國歷史上的大量漢字文獻，其中小學類資源尤其豐富，可補中華本土有關文獻之缺漏，堪為漢語文字研究之參照。叢書以其資料之首示性、內容之豐富性、整理研究之系統性，將為語音文字訓詁以及漢字教育等相關專業領域，提供極大方便。叢書之“導讀研究”，實為作者研究之心得；於讀者之為用，猶如入名山古剎覽勝而值遇接引導遊矣。至於各種整理文本，則配合原本書影，有相互印證之功，而無待翻檢查找之勞也。

情均彼我，理洽同異。鄰壁之光，堪借照焉。

臧克和 2012 年初春於釜山

前言

伴隨著全球信息化進程的加快，漢字文化圈內的漢字研究與應用領域呈現出學科交叉跨度大、互滲融合強的特點。但是，漢字傳播與接受研究之不足，對於漢字文化圈漢字歷史文獻的資源共享以及迅速增長的國際漢語需求，形成瓶頸性制約。這已成為跨學科、跨文化的國際難題。十幾年來，漢字文化圈內越來越多的科研院所、學術團隊，已深刻認識到漢字歷史文獻的數字化整理與漢字傳播應用研究的重要性。屬於漢字文化圈內的各個國家，像中國、日本、韓國等，已經不同程度地開展了漢字歷史文獻的數字化工作。然而，漢字文化圈內跨國漢字歷史文獻的數字化整理和研究，尚未引起相關學術機構和學者們的足夠重視。在信息化時代，漢字的差異給漢字文化圈內信息交流和漢字資源共享帶來諸多不便。因此，我們認為，漢字共通化研究很有必要。研究漢字共通化，首先要儘快摸清漢字文化圈內各國使用漢字的歷史和現狀，分析其差異形成的原因，在達成共識的基礎上加強合作，進一步確定整理漢字的統一標準，制定各國都能接受的、符合漢字演變規律的科學方案。

由於受技術條件和應用目的的限制，韓國漢字歷史文獻的數字化整理和研究在中國尚處於起步狀態。漢字大約在漢朝至三國時期傳入朝鮮半島，直到 19 世紀末，漢字一直是朝鮮官方使用的正式文字。不僅如此，大量的韓國歷史文獻也是使用漢字書寫記錄的。目前保存下來的漢字和漢韓文獻^①中有大量的善本字書、韻書、字譜、識字課本等，我們統稱之為“韓國朝鮮時代小學類文獻”。這批文獻資源相當豐富，對中國歷史語言學、字典編纂學、歷史文化學、漢字傳播史和漢字發展史等多方面的研究極具參考價值，或可補中華本土所存歷史文獻之缺漏，可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遺憾的是，迄今為止，我們還沒有看到有關學術機構和個人，對這批歷史文獻進行全面的數字化整理和研究。由於缺少信息化平臺，目前學界對漢字在韓國的傳播研究相對不足。至於對韓中歷史漢字在字量、字形、字義、字音等方面的對比分析，對韓國漢字編碼狀態、選字標準、認同關係、異體、正俗、簡繁等方面存在的問題，都缺乏系統的調查和研究。

① 有些文獻全部使用漢字，有些文獻用漢字做字目，以漢韓雙語解釋。

《域外漢字傳播書系》（韓國卷），選取了韓國朝鮮時代（1392—1910 年）具有代表性的漢字字典四種、韻書一種、蒙求課本三種，總字量近 300 萬。每種書大致包含導讀研究、文本整理、檢字索引、文獻書影四部分。該書系以其內容之豐富性，整理之系統性，資料之首示性，應該可以成為域外漢字研究的重要參考。

把韓國朝鮮時代不同漢字文獻中的漢字作為一個封閉系統，進行定性、定量的分析和研究，是漢字韓國傳播史和漢字韓國使用史研究的基礎。《域外漢字傳播書系》（韓國卷）的定位是：通過對韓國朝鮮時代具有代表性的小學類文獻的數字化整理和研究，為漢字在韓國的傳播使用研究和漢字文化圈歷史文獻的資源共享提供一個平臺，以此推動漢字的國別研究。我們期待著學者們利用這一信息平臺，對漢字在韓國的傳播途徑方式和時間層次，對漢字形音義在韓國的傳承變異特點和規律，對漢字“六書”理論和漢字文化的韓國化等方面做更加深入的研究。

一、文獻說明

（一）《第五游》

沈有鎮（1723—？）之《第五游》，是目前韓國僅存的一部研究漢字字源的專著。根據河永三 2011 年的研究，該書成書於 1792 年之前。《第五游》書名來自“書居六藝之五，夫子有遊藝之訓”，“第五游，游於藝之義，書於六藝，居其第五也。”《第五游》雖然是一部手寫本的未完成稿，但其對漢字字源的解釋，反映了韓國朝鮮時代學者解讀漢字的思維模式，凸顯了漢字在韓國使用的特點。目前韓國所見《第五游》版本有兩種。一是韓國延世大學校學術情報院所藏本。該版本刊寫地、刊寫者及刊寫年均未詳。二是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所藏本。該版本為沈有鎮原撰、沈來永編刊並跋、吳載純跋本。本書系所用書影和研究版本是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本（古朝—41—73，登錄番號 16991）。

（二）《全韻玉篇》

《全韻玉篇》作者未詳，根據鄭卿一研究^①，約成書於 1796 年。《全韻玉篇》是目前韓國保存的第一部從韻書的附列中獨立出來的漢字字典。自《全韻玉篇》之後，

① [韓]鄭卿一：《奎章全韻·全韻玉篇》，新丘文化社，2008 年，第 252 頁。

韓國字典編纂發生了重大變化：一是字典從韻書中分列；二是“玉篇”成為漢字字典的代名詞。在韓國自編字典史上，《全韻玉篇》以成熟的編排體例、簡潔概括的訓釋語言對韓國後代漢文字典的編纂起了典範作用。目前韓國所見《全韻玉篇》版本有多種，但皆非初刊本。首爾大學校奎章閣藏有 5 種版本，其中以己卯新刊《全韻玉篇》春坊藏板為最古，“己卯”為韓國朝鮮純祖十九年，即公元 1819 年。本書系所用書影和研究版本是己卯新刊《全韻玉篇》春坊藏板，該版本由韓國學民文化社 1998 年影印出版。

（三）《字類註釋》

鄭允容（1792—1865 年）之《字類註釋》是韓國現存最早的一部按照意義歸類，且收字最多、訓釋內容最豐富的字典。據研究^①，該書大約成書於 1856 年。《字類註釋》收字凡 10965，編者用韓漢雙語對所收字進行了形、音、義等方面的解釋，其中用漢語分析漢字形音義尤為細緻。目前韓國所見《字類註釋》版本有覓南本和奎章閣本。覓南本目前由金一根教授私人收藏，奎章閣本現藏於首爾大學校奎章閣。本書系所用書影和研究版本是覓南本，該版本由韓國建國大學校 1974 年影印出版。

（四）《說文解字翼徵》

朴瑄壽（1821—1899 年）之《說文解字翼徵》是目前韓國僅存的一部研究中國東漢許慎《說文解字》的專著。據文準彗的研究^②，《說文解字翼徵》大約成書於 1872 年。朴瑄壽在書中採用了比《說文》小篆更早的金文作為漢字考釋的依據，該書為韓國依據金文訂正補充《說文解字》的較早的一部專著。它對中國現存大徐本《說文解字》研究的重要參考價值不言而喻。目前韓國所存《說文解字翼徵》是首爾之光文社 1912 年的石印版。該版本在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釜山市立市民圖書館以及首爾、慶北、慶熙、高麗、檀國、嶺南、忠南等大學的圖書館皆有收藏。本書系所用書影是釜山市立市民圖書館收藏的《說文解字翼徵》（石印版）。在研究過程中，由於該版本有些部分毀損太甚，不能辨認字跡，研究者又參考了首爾大學校的藏本。

① [韓]成元慶：《字類注釋研究》，《人文科學論叢》，1996 年。

② [韓]文準彗：《〈說文解字翼徵〉和〈說文古籀補〉比較考察》，《中國語文學志》第 32 輯，2010 年。

（五）《華東正音通釋韻考》

朴性源（1697—1767 年）之《華東正音通釋韻考》，又稱《正音通釋》，簡稱《華東正音》，是目前韓國僅存的成書較早並記近代漢字中韓讀音的韻書。據作者自序，該書成書於 1747 年。從語音學史分期來看，此時正是中國的近代音時期。《華東正音》於每字下標有兩個字音，右邊是華音，即當時的中國音；左邊是東音，即漢字傳入韓國時的讀音。目前韓國所見《華東正音》版本有兩種：1747 年刊行的朴性源原本和 1787 年正祖御制序文重刊本。以上版本，目前韓國約有 15 家圖書館收藏，在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釜山大學校圖書館、延世大學校圖書館等皆可查到。本書系所用書影和研究版本是國立中央圖書館所藏本，即 1747 年刊行本（古 3111—62，登錄番號 75001）。

（六）蒙求字書類

1. 《訓蒙字會》

崔世珍（1468—1542 年）編纂的《訓蒙字會》是韓國現存最早的漢字學習字典。根據作者自序，該書成書於 1527 年左右。書以“訓蒙字會”為名，說明作者編寫目的是為學生學習漢字之用。《訓蒙字會》不僅記錄了漢字在朝鮮時代的實際使用情況，還保存了韓國朝鮮時代教育用漢字之字量、字形、字音、字義等方面的信息。目前流傳下來的《訓蒙字會》版本主要有李秉岐舊藏本、東京大學中央圖書館本、舊王家文庫本、宋錫夏舊藏本、洛汭本、叡山文庫本、尊經閣本、奎章閣本、中央佛教專門學校謄寫本等。以上版本於首爾大學校奎章閣、國立中央圖書館等地皆有收藏。本書系所用書影和研究版本是東京大學中央圖書館本，該版本由檀國大學出版部 1971 年影印出版。

2. 《新增類合》

柳希春（1513—1577 年）編纂的《新增類合》，大約成書於 1576 年，是增補、修訂《類合》的朝鮮時代兒童漢字初學書。由於《新增類合》在訓釋漢字字義時力排佛教色彩，確立儒家教理，因而獨具特色。目前流傳下來的《新增類合》版本有：羅孫本、一蓑本、東洋文庫本、高大本。以上版本分別收藏於檀國大學校東洋學研究所、首爾大學校中央圖書館、日本東洋文庫、高麗大學校圖書館。本書系所用書影和研究版本是羅孫本，該版本由韓國檀國大學校出版部 1972 年影印出版。

3. 《千字文》

根據研究，韓國朝鮮時代地方管理機構曾刊行過《千字文》，而且版本衆多，後來又逐漸出現了原文加釋音的刊本。目前發現的韓國最早的帶有韓文釋音的《千字文》是光州版《千字文》，根據本書卷末記載，大約刊行於 1575 年。我們在整理過程中發現了一批 20 世紀中期的《千字文》，爲了便於讀者使用，我們也將其列入本書系中。目前各種《千字文》在韓國的收藏情況如下：《萬古千字文》、《續千字》、《圖形千字文》、《新千字文》、《日鮮文新訂類合千字》、《牖蒙千字文》，收藏於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經書集句千字文》、《朝鮮歷史千字文》，收藏於韓國學中央研究院藏書閣；《新訂千字文》，收藏於韓國獨立紀念館情報系統；《別千字文》，收藏於首爾大學校奎章閣；《續千字文》、《部別千字文》，收藏於韓國嶺南大學校圖書館。本書系採用的版本分別來自以上收藏地點提供的拓本。

二、文獻整理

在數字化之前的漢字文獻整理工作中，漢字並不是太大的問題，然而在漢字文獻的數字化過程中，漢字卻成爲最困擾的關鍵性問題。尤其是在域外歷史漢字文獻的整理過程中，這一問題更加凸顯。漢字在域外傳播和使用過程中，使用者需要對某些漢字進行適應本土文化的改變，這樣才能更好地發揮漢字記錄本土語言的作用。比如對某些漢字進行筆畫和構件的省簡，簡化後的構件類推而形成一批韓國特有的漢字，形聲字中標記漢語讀音的聲符被替換爲標記韓音發音的聲符等等。

根據我們的研究，韓國朝鮮時代以刻本或寫本形式流傳至今的小學類文獻中存在大量的俗字，俗字的產生及使用伴隨著漢字產生發展傳播過程的始終。漢字傳播到韓國，作爲其重要組成部分的俗字必將隨之傳入。韓國俗字可分爲“傳承中國俗字”與“韓國特有俗字”。前者指漢語俗字傳入韓國後字形未發生變異的俗字，後者指漢語俗字傳入韓國後字形發生變異的俗字。“韓國於唐時稱新羅，與唐之文化關係至爲密切，其時韓文字母尚未創制，文書全用漢字，揆度事理，中國之俗字，當亦行之於新羅。而新羅之書寫漢文者，亦當有其變體。就今日韓國之漢字考之，是皆有所證驗者也。宋版既行，俗字之孳乳或緩，然韓國之情形稍異於中土：其時韓國稱高麗，國中教育固以漢籍爲教材，然所需數量不多，不足稱雕版刊印之所費，其後雖有活字之發

明，而行銷量不多之著作，仍以抄寫為流傳之方法。下迄朝鮮王朝，莫不然也。故韓國古今寫本中之俗字，為數甚多，而其形成之道，又有脈絡在焉。”^①漢字的域外傳播，一言以蔽之，是一個求簡易、求區別的過程。求簡易是為了提高漢字使用的效率，求區別是為了提高漢字表達的準確率。只有使其既合於簡易律的要求，又符合區別律的需要，達到“易學、易記、易用”三者和諧統一，漢字纔能在非母語國家具有更強的生命力和穩定性。

我們所整理和研究的8種小學類文獻比較複雜。從體用來看，涉及字書、韻書、蒙求課本等。由於作者非同一年代，編纂目的不一，各書或有序跋或無，體例各異。從內容來看，韓國朝鮮時代小學類文獻的訓釋語言比較簡單，解釋某一字的某一義項時，往往是根據本土使用的習慣和需求，義項相對簡單，幾乎很少引用書證。從用字來看，由於刻手或寫手水準不一，其使用漢字的隨意性，以及漢字在域外使用過程中自身的變異性，致使俗字大量存在。基於以上，《域外漢字傳播書系》（韓國卷），對文獻文本的整理與研究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文獻數字化。該書系首次將韓國朝鮮時代所刊行的小學類文獻與信息科學技術相結合，力圖構建一個適於漢字文化圈漢字文獻資源共享的信息化平臺。作者首先按照擇優文獻文本原則確立善本，然後建立文獻資料庫，最終製作成可以編輯與查詢的電子文本。將原書製作成電子文本，不僅便於檢索和研究，更便於推行書系的網絡版。毫無疑問，這樣一個方便實用的工作平臺，無論是對漢字本體的研究還是對漢字在韓國的傳播和使用研究，都是很有意義的。

第二，標點文獻。對所選書目加注新式標點，是資料庫提取資料的統一標識。我們在標點文獻時，儘量照顧到各種文獻的特點，在同一種文獻中儘量保持一致性；在標點的過程中，採用寬式標點，以逗號和句號為主。

第三，編製索引。索引是研究與使用古書必不可少的輔助手段，所以也應視作古籍整理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我們對該書系中每一種文獻編製了部首和筆畫索引，並按照漢字起筆“橫豎撇點折”次序排列，以便讀者查閱使用。

第四，製作書影。叢書中每種文獻的書影包括了該文獻的封面、內頁和封底。一般來說，書影所起的作用是向讀者展示和介紹一本書的樣式，尤其多用於古籍的珍本展示。我們附錄書影一是為版本目錄學研究之用，例如古籍的形態，包括行款、字體、

① 金榮華：《韓國俗字譜》，亞細亞文化社，1986年。

邊欄、墨色以及藏印、題跋等。二是想把文獻的原始資料呈現給讀者，以備研究文獻的字形之用。該書系的書影將在中國文字研究與應用中心和韓國漢字研究所網站以文字網關聯書系的形式公佈，讀者需要時可以下載。

三、文獻字形

將傳統介質的文獻資料轉換成計算機可存取、閱讀、檢索的數字化形式，避免轉換過程中的錯誤，實現原始資料的保真性，最大限度的方便讀者使用，是本書系試圖努力完成的主要任務之一。韓國朝鮮時代小學類文獻中漢字的使用呈現出複雜性，加之某些文獻中漢字和韓文並行的文本結構，極大地限制了計算機手段介入的可行性。缺少適合漢字文化圈漢字古籍整理統一漢字編碼的大字符集，是域外漢字文獻整理研究手段現代化的嚴重障礙。在該書系電子文本的製作過程中，我們依託的字符集有：韓文系統下 Batang 和 Haansoft Batang，中文系統下的宋體和宋體方正超大字符集（包括擴展 A 和 B 字符集），每種文獻又有各自的自造字字庫。雖然如此，我們還是遇到了大量的字形問題。這些問題不僅使錄入工作量大大增加，在對原文獻的保真程度上也有損失。

在將韓國小學類文獻進行數字化整理的過程中，我們錄入的原則是儘量忠實於原文獻字形。但是在目前情況下，中文系統的宋體超大字符集和韓文系統的 Batang 字符集都不能滿足這批文獻中某些漢字使用的需求。也就是說，以目前的技術條件，我們還無法做到在電子文本中完全再現每一個韓國歷史漢字字形的原貌。從實際出發，我們對韓國朝鮮時代小學類文獻中的漢字字形進行了分類處理：一是，常用漢字以中文系統下的宋體支持，非常用漢字以宋體方正超大字符集（擴展 A 和 B）支持。韓文以韓文系統的 Batang 體支持，韓文古代字體用 Haansoft Batang 支持。二是，對音義相同但字形存在差異的漢字進行認同處理。在韓國漢字歷史文獻和宋體方正超大字符集中，某些字音義完全相同但書寫筆畫或構件存在差異。為避免自造字過多帶來的印刷排版不便，我們採用了宋體方正超大字符集中的已有字形。例如“𠂔”、“𠂔”等字作為字單位時，宋體方正超大字符集可以支持顯示，但當以上字單位作為構件單位出現時，宋體方正超大字符集就不能支持顯示。像“磅滂”中的“旁”，“梗埂”中的“更”等。對於以上情況，我們採用了漢字認同的方法，未造新字。三是，韓國漢字

歷史文獻中某些字在宋體方正超大字符集中完全找不到對應字，也無法認同為一個字，我們按照文獻用字原貌進行了自造字處理。

四、文獻研究

基於資料庫的文獻研究，我們以“導讀研究”的形式呈現於每種文獻之前。“導讀研究”主要包括了以下內容：作者和著述目的，版本和流傳情況，體例和文本結構，內容和研究概述，以及該書整理者的某些發現和研究結論等。

韓國朝鮮時代所刊行的小學類文獻具有多方面的學術價值，有待於繼續研究的領域很多。從漢字學來看，韓國朝鮮時代的小學類文獻中保存的漢字之常用字、俗字，漢字之常用義，編撰者對漢字義項、讀音、字形等方面的取捨，編纂者對漢字形音義的重新解讀等等，對研究漢字發展史極有價值。從漢字傳播學來看，漢字是中國原生的文字，韓國借用漢字來表達自己的思想。中韓兩國使用同樣的文字，但是所表達的思想和傳遞的文化信息是有差異的，這些對研究漢字韓國傳播使用史極有價值。從文化學來看，由於國家不同，民族不同，漢字在異域的使用情況自然記錄並反映了異域文化的特點。韓國漢字與中國漢字既具有共性，也具有其自身的個性，韓國漢字的獨特性不僅反映了漢字在韓國的使用情況，在不同程度上也反映了韓國文化特有的歷程。韓國朝鮮時代小學類文獻到現在還沒有成為研究漢字發展史和漢字傳播史的重要座標，也還沒有被學者充分運用於亞洲歷史文化的研究中，實在是一大憾事。

整理研究韓國朝鮮時代小學類文獻，相關人員必須具備中韓古代漢語、古代文化的深厚基礎，還應該具備漢韓雙語閱讀分析能力。由於文獻性質複雜，層次繁多，編纂目的與水平各異，各種文獻又具有自己的獨特性，更兼前人未對這批文獻進行過標點整理等因素影響，加之本書系作者水平有限，時間倉促，《域外漢字傳播書系》（韓國卷）可能存在一些問題，懇請讀者在使用過程中提出寶貴意見，以期日後做進一步的修訂。

該課題屬於中韓學者聯合攻關項目^①，是中韓學術研究機構和中韓學者深層合作的結果。通過這個項目形成了一個國際合作研究團隊，培養了一批年輕專業人才。該

① 中國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基地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中國文字研究與應用中心和韓國釜山慶星大學校韓國漢字研究所聯合攻關項目。

項目參與的中韓方人員主要有^①：

中國：王平、李建廷、趙傳海、申龍、孫茜、李恒光、邢慎寶、方曉銘、顧靜瑩、袁曉飛、宋民、杜海雲、李海燕、楊瑞芳、凌雲、孫瀟、李艷颯、肖瀟、胡和平、謝妮艷、李鳳玲。

韓國：河永三、康寔鎮、文準彗、金玲敬、羅度垣、郭鉉淑、李孝善、金美鈴。

本叢書中的造字由金玲敬完成；索引編製由李建廷完成。

本叢書的整理研究工作始於 2009 年，對課題組成員在工作中表現出的認真負責態度，協作奉獻精神，謹此表示誠摯的感謝。上海人民出版社領導和編輯爲了本叢書出版盡心盡力，不辭辛苦，在此一併表示誠摯的謝意。

主編 王平 河永三

2012 年 2 月

① 所列人員名單分別按照中韓方參與該叢書項目的時間順序排列。

《訓蒙字會》整理與研究

李建廷

參編人員（按拼音排列）：

[韓]金美鈴 李艷颯 凌雲 宋民 趙傳海